

待兔轩读书记

蘭臺萬卷

读《汉书·艺文志》

李零 著

待兔轩读书记

# 兰台万卷

读《汉书·艺文志》

李零 著

蘭  
臺  
萬  
卷

Copyright © 2011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 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版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  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#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兰台万卷：读《汉书·艺文志》/李零著. —北京：  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11.1

(待兔轩读书记)

ISBN 978-7-108-03542-4

I. ①兰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古籍—图书目录—  
中国—西汉时代②汉书艺文志—研究 IV. ①Z812.3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03321 号

责任编辑 曾 诚

封面设计 蔡立国

出版发行 **生活·读书·新知** 三联书店
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)

邮 编 100010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0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32 印张 7.75

字 数 152 千字

印 数 00,001—10,000 册

定 价 33.60 元

## 序 言

研究古书，要读原典。古书浩如烟海，但真正可以称为经典值得反复阅读、反复思考的书，拢共没几本，这样的书要精读细读反复读。

前人读古书，有门基础知识叫目录学。目录学的经典是什么？是东汉班固的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（下简称“班志”）。班志是《汉书》十志的最后一种，读最早的古书，先秦古书和西汉古书，此书是必读书。

众所周知，班志是刘歆《七略》的节本，刘歆《七略》又是刘向《别录》的节本。《七略》有裁篇别出之例，如《诸子略》的子书，收有论兵之作，刘歆把其中的十种抽出来，不避重复，放进《兵书略》，当单行本，班志嫌重复，把这十篇删掉了。班志对《七略》有改动，《七略》对《别录》也有改动。《别录》、《七略》早已失传，只有少数佚文留下来。现在我们只能从班志了解早期的古书，舍此没有更好的办法。

班志的书名是什么意思？我来解释一下。“艺文”的“艺”是经艺，即六门古代君子的修养和学问：诗、书、

礼、乐、易、春秋，这里主要指六艺经传；“文”即总序所说的“篇籍”，则泛言经书以外的古书，都是写下来的东西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叫“经籍”，意思差不多。

这个目录，著录古书约 600 部，13000 卷。古人云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。<sup>[1]</sup>“读万卷书”是什么概念？那就等于说，你把西汉皇家图书馆的书看了一遍。班固校书兰台，官兰台令史，我把这本书题为“兰台万卷”，就是指这套西汉皇家图书馆的藏书。我想带你参观一下这座图书馆，看看当时的“《四库全书》”是什么样。

这些古书，大部分都失传了。留下的，即使跟目中的书有对应关系，也绝不是原书。严格讲，一本也没留下来。

那么，这部陈年老账对我们还有什么意义，读者会问。我把我的体会讲一下。

我说，这书太重要，要讲意义，至少有三点。

第一，它有学术史的意义、思想史的意义。中国学术史、中国思想史，先秦一段主要是战国时期。战国早期，世之所谓显学，主要是儒、墨二家，儒、墨各一脉，分成很多派；晚期，道家、法家、名家、阴阳家起，“道术将为天下裂”，人更多，派更多。今人盛美，称之为古代学术的黄金时代，但战国时期的人不这么看，汉代的人也不这么看。他们都说，这是个乱局，和当时的天下一样，是天下大乱之一象。乱当然不好，搁

---

[1] 语出宋刘彝《画旨》、明董其昌《画禅室随笔》卷二《画诀》。

谁头上谁都受不了，但乱世出思想、出人才却是规律。这一段的思想格局是什么样，现在只能看五篇东西：《庄子·天下》、《荀子·非十二子》、《韩非子·显学》、《淮南子·要略》、《六家要指》。《六家要指》后面看什么？只能看班志。前五种，只讲派，不讲书，只讲各派的祖师爷，不讲其他人，线条太粗，你只有读班志，才能“一览众山小”。

第二，中国古书，大多亡佚，特别是技术书，亡佚尤多。研究古书，要虚实结合，有大局观，不能光看古人留下了什么，也要看他们淘汰了什么，丢掉了什么。班志六略，大多亡佚，留下的书很少。简帛古书，历年出土，数量可观，有些有传世本，有些没有，绝大多数都是佚书。真正失而复得，拢共没几本，大概只有银雀山汉简《孙臆兵法》、《地典》，还有最近发现的北大汉简《周训》、《苍颉》吧。我们研究古书，要注意这个存佚格局。研究传世本，要看这个书目；研究简帛本，要看这个书目；钩沉辑佚，也要看这个书目。

第三，此书对研究简帛古书很重要。我们都知道，先秦两汉的古书都是写在竹简和缣帛上，墨子叫“书于竹帛”（《墨子》的《兼爱下》、《天志中》）。汉以后，魏晋时期，纸书才逐渐取代竹书和帛书。班志中的古书是简帛时代的古书。当时的书，都是写在简帛上，有些还有图（插图或附图），也是画在帛上（当时的地图也多半画在帛上）。今天，我们的图书馆还是图、书并称。所谓“图书”这个词，既包括图，也包括书。班志中的书是以竹书为主，

帛书贵，比较少。但什么书用竹，什么书用帛，分布规律如何，太值得研究。

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，我读过很多遍，真正读出点味道，还是靠了简帛研究。

简帛研究让我多了一只眼。

去年下半年在北大讲课，再次讲“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”。我不想重复以前在书里讲过的东西，希望读点新材料。课是小课，授课对象是研究生。为了便于讨论，我对选课人数做了限制。

这是个讨论课，很像读书会。

我带学生读竹简，一是清华楚简《保训》（原文已经发表），二是清华楚简《耆夜》（只有李学勤先生的介绍，原文未发表），三是上博楚简《容成氏》，都是一字一句读。最后，我想讲一下《汉书·艺文志》。我给学生发了个提纲，想借这个提纲，讲一下学术史，可惜没讲完。12月28日是最后一课。讲完，这个学期就结束了。

课程结束后，离春节还有一段。春节前后，与《华夏地理》相约，到太行山考察。2月4号走，2月16号回。这之前，正好有段空闲。2010年的头一个月，我在家里读书，每天早起，敲一会儿电脑，不知不觉，原来的提纲竟变成一篇长文。

新学期开始，我把这篇笔记发给同学，请他们提意见，帮我修改。不断发现错，也不断发现问题。我觉得，汉赋

三体，成相体很重要。这次跑太行山，先去郑州。我在郑州看到一面汉镜，居然是用成相体写成。所以这次修改，我加了点参考资料。一是《荀子》的《成相》篇，二是睡虎地秦简《为吏之道》中的第六章，三是李经谋藏镜和梁鉴藏镜。最后，我还加了个参考书目。

这个书目，经过选择，只是最低限度的书目。

这两年，我有一个反省，说话和写书不一样。演讲不能照本宣科，念档案。我们想过的东西，不光要写出来，还要能讲出来。我理解，只有我手写我口，最后能用最简洁的方式讲最复杂的思想才是真正的学术。这是境界。旁征博引，脚注密密麻麻，当然重要，但删繁就简、由博返约，也一样重要。

你吃过的苦，不必让别人再吃；你受过的罪，不必让别人再受。

书，一网打尽，折衷众说写集释，资料长编式的考证当然是基础，但也仅仅是基础。

注释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，书很多。前人的研究，主要侧重三个方面，一是人名、书名和词语的查证，看古书提到过什么相关线索；二是研究古书著录的体例，前人所谓校雠学的研究是这一种；三是讨论种数、家数、篇数、卷数的统计，主要是算账。

本书的重点有所不同，我是以简帛古书的知识为出发点，重点讨论班志的分类，看每一类古书又可细分为哪几类，大类也好，小类也好，每一类的性质是什么，彼此间

的关系是什么。这是大局。细节，前人的讨论也非山穷水尽，留下的问题很多，我做了新的讨论。家数和篇数的统计，主要问题在《六艺略》。《六艺略》讲家，是有人论人，无人论书，各类后面的小计，家数不等于书的种类。前人讲家，不能分辨两种家，所以怎么也讲不圆。这方面的问题，我也做了梳理。

前人讲过的东西，当然是我的研究基础，但我的叙述力求简练，前人反复讲的话，没必要重复引证。我想用最简洁的方式讲话，直接讲我对问题的看法。引述，只是最低限度。辩论，也是最低限度。前人讲过什么，我讲过什么，大家可以查，不一定在这本书里查。读前辈的书，和我的书作比较，有个参考书目就行。

参考书目，就是供大家查证。

查证也要简化。

现在，书的概念是“铺天盖地”，有人说，可以做到像皮鞋一样卖。电子书、图画书和影像制品更是大浪滔天，声势逼人，让很多做书的人心急火燎。但我一点儿都不急，不但不急，反而觉得，这是好事。如果书都变成鞋，书店都变成鞋店，那就让它变好了，至少不再假装是卖书。我想，恐怕只有到那一天，大家才能把书当书，把鞋当鞋，知道书和鞋还不太一样。

我写过一篇小文，《书不是白菜》，就是讲这类感想。我毫不掩饰，我对套书、大书的横行天下并不欣赏。

当此鸿篇巨制君临天下的时代，我很怀念小书。  
年纪越大，愿望越强烈。

2010年3月9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

本书原稿曾请林志鹏、田天、陈侃理、梁静、李政富、冯坤、孟繁之七位同学校阅核对，提出宝贵意见，《诗赋略》部分还得到我的同事张鸣教授指教，均此致谢。

# 目次

序言 .....	1
一 总序 .....	1
二 六艺略(上) .....	12
三 六艺略(下) .....	51
附记 《苍颉》文本考 .....	69
四 诸子略(上) .....	72
五 诸子略(下) .....	105
六 诗赋略 .....	122
附记一 汉赋的两大类型 .....	136
附记二 成相体 .....	137
七 兵书略 .....	150
附记 威喜、巨胜考 .....	169
八 数术略 .....	173
九 方技略 .....	201
附录一 家数、卷数统计表 .....	215
附录二 古今文本对照表 .....	223
参考书目 .....	233

## 一 总 序

昔仲尼没而微言绝，七十子丧而大义乖。故《春秋》分为五，《诗》分为四，《易》有数家之传。战国从（纵）衡，真伪分争，诸子之言纷然殽乱。至秦患之，乃燔灭文章，以愚黔首。汉兴，改秦之败，大收篇籍，广开献书之路。迄孝武世，书缺简脱，礼坏乐崩，圣上喟然而称曰：“朕甚闵（悯）焉！”于是建藏书之策，置写书之官，下及诸子传说，皆充秘府。至成帝时，以书颇散亡，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。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，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，太史令尹咸校数术，侍医李柱国校方技。每一书已，向辄条其篇目，撮其指意，录而奏之。会向卒，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。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《七略》，故有《辑略》，有《六艺略》，有《诸子略》，有《诗赋略》，有《兵书略》，有《数术略》，有《方技略》。今删其要，以备篇籍。

这段话，有人叫总序，有人叫总论，其实是个总

说明。

读这篇总序，有三个问题值得讨论：

**(一) 班志有浓厚的意识形态，它是从汉代思想来理解学术史。**

1. 班志不仅是目录，也是学术史。研究学术，要从目录入手，这是中国传统。此序是个浓缩的学术史。讲述顺序，是先孔子，再七十子，再战国诸子（这是先秦学术史），然后讲秦的禁书，然后讲汉代的开禁，然后讲汉代的搜书和校书（这是秦汉学术史）。后面，六略大序，各类小序，分门别类，各讲各的源流，也是学术史。

2. 此序头两句，“昔仲尼没而微言绝，七十子丧而大义乖”，是讲学术源头。源头是仲尼和七十子（孔子的77个学生）。这两句话也见于刘歆《移书让太常博士》<sup>〔1〕</sup>，很有意思。它说，这些老前辈一死，微言大义就完蛋了，好日子就结束了。作者只承认孔仲尼伟大，七十子伟大。古人的历史观往往是退步观，此序也不例外。

3. 下面是讲孔子和七十子死后的局面。首先，孔门传经，本身就乱了。“《春秋》分为五”，指左、公、穀、邹、夹五家。“《诗》分为四”，指齐、鲁、韩、毛四家。“《易》有数家之传”，指施、孟、梁丘三家。后面的《六艺略》就是讲这个局面。这里说的经学分裂，是把先秦

---

〔1〕《移书让太常博士》，见《汉书·刘歆传》（在《楚元王传》内）。原无题，《文选》卷四三题作《移书让太常博士》。

和汉代混在一起。汉代，今文家瓜分五经，也是歆所痛诋。

4. 其次，是孔门之外也乱了，有很多派，“战国从（纵）衡，真伪分争，诸子之言纷然殽乱”。后面的《诸子略》就是讲这个局面。今人盛美诸子，都说这段是中国学术的黄金时代。今人所谓“诸子”是包括孔子、七十子和其他诸子的总概念，诸子百家，平起平坐。这里不同，是代表七十子后群龙无首的知识界，天下大乱，完全是负面的概念。

5. 此序讲秦，也是一片黑暗。“燔灭文章，以愚黔首”，是说禁书和愚民，不许乱说乱动。秦始皇征服六国，六国有深仇大恨，不可能给秦始皇讲好话。汉代的天下是被征服者重建，更不会。其实，历代都禁书，历代都愚民。特别是清代，特别是“康乾盛世”。聪明的禁书是“寓禁于征”。汉代就是如此。<sup>〔1〕</sup>

6. 此序讲汉，才是重见光明。汉代图书整理分三段：（1）武帝以前，“改秦之败，大收篇籍，广开献书之路”，是解禁；（2）武帝时期，“建藏书之策，置写书之官”，是第一次整理；<sup>〔2〕</sup>（3）武帝之后，成、衰之际，有刘向、

---

〔1〕 历年出土的秦简是以文书、数学、方技为主。秦墓不出六艺、诸子，也无兵书发现。兵书，历代禁秘，可能不如数学、方技流行。但北大新获秦简证明，秦墓仍有诗赋出土。参看《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工作简报》总第3期（2010年10月）。

〔2〕 “礼坏乐崩”，出《论语·阳货》：“君子三年不为礼，礼必坏；三年不为乐，乐必崩。”今人用此语，多作“礼崩乐坏”。“圣上喟然而称曰”，出汉武帝元朔五年诏，见《汉书·武帝纪》。

刘歆的校讎，是第二次整理。班志就是第二次整理的成果。

7. 刘向、刘歆的整理，可与《四库全书》比较。向、歆相当《四库全书》的总纂官(纪昀等)。清代的总纂官，下面还有四库馆臣一大堆，当时也如此。总序说，陈农搜书，刘向校六艺、诸子、诗赋，任宏校兵书，尹咸校数术，李柱国校方技，只是分头把关的五个负责人，前人考证，下面还有不少人(如杜参、班旂等)。<sup>[1]</sup>

8. 刘向校书，每校一书有提要，曰《别录》，相当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；刘歆把这些提要分门别类，加以简化，曰《七略》，相当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》；班固把《七略》裁合省并，写进《汉书》，更简略。班序，刘歆的原话是什么样，班固有什么改动，很难区别，故本书对班序的讨论，凡涉及其叙述主体，只好以笼统的“作者”称之。

9. 《七略》排序有贵贱，《晋中经簿》和《隋志》以四部分图书，经部是群书之首，在最前；史部是经部之附庸，排在经部后；子部是经、史之附庸，又在史部后；诸子是儒家之附庸，又在儒家后；兵书、数术、方技是诸子之附庸，排在最后。这个排序，源自班志，对后世辨伪影响至深。

总之，《汉志》的排序，是反映汉代的意识形态。这

---

[1] 顾实《汉书艺文志讲疏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9年，9页。

种意识形态对中国学术影响至为深远。中国辨伪学，尊经贬子，尊儒子贬诸子，尊文学贬方术，根子在这里。

## （二）班志悉本刘歆《七略》，凡所议论，多出刘歆，体现的是古文家说。

汉代经学，今古之争是权力之争、利禄之争、名分之争，有许多学术以外的考虑，这是当事人之争。我们置身事外，应该客观一点，尽量把学术和政治分开来。

读这段话，一定要对比刘歆的《移书让太常博士》，看看他对今文家的批评。此书作于汉哀帝时，古文家还不得势。得势是在王莽居摄时。

刘歆这个人，和王莽有关。王莽篡汉，违离正统，在中国历史上形象很不好。刘歆助莽篡汉为帝师，学术和政治搅在一起，难免跟着倒霉。

西汉吏治，最初是武夫当国，后来是文吏当国，儒生得势，主要在武帝时，特别是武帝以后，跟王莽有关。

西汉学术，最初是今文当道，后来是古文崛起，但古文家一直受今文家压制。王莽提倡复古，是儒生的福音，也是古文经学的福音，刘歆既因此而走运，也因此而倒霉。光武中兴后，今文家卷土重来，古文家再次受打击，但东汉时期，古文经学取上升势头，今古融合成为大趋势。

汉以后，今古已成并存局面，古文经甚至压了今文经一头，往往排在前面，但今文家对古文家的成见却绵延不绝，一直是经学史的遗产，影响一直及于当下。特别是宋以来的辨伪学，更是完全继承了这份遗产，辨伪的伪，首

当其冲，是古文经。清代经学，汉宋有门户之争，但言及辨伪，完全是宋学。今文家的大反攻，主要在清代晚期。其说与学术风尚的转变有关，有学术原因，也有政治原因。康有为《新学伪经考》是最极端的作品。他把刘歆和王莽故意绑一块儿，硬说什么都是刘歆伪造，罪恶滔天，骂不绝口。<sup>[1]</sup>

平心而论，刘歆遍览中秘所藏今古文本、今古家说，是当时少见的博学通人，他对汉代学术，居功厥伟。康有为不识其伟，反诬其伪，甚至捕风捉影，把他的校讎中秘说成遍伪群书，实在不公平。钱穆撰《刘向歆父子年谱》，批驳《新学伪经考》，<sup>[2]</sup>早已指出这是千古奇冤。后来，杨宽、饶宗颐也都澄清过这方面的长期误解。<sup>[3]</sup>

读《移书让太常博士》，你不难感受，西汉的学术界是个什么气氛，他对今文家的抱残守缺（原文作“保残守缺”）、心怀妒忌、党同伐异，心情是何等郁闷。<sup>[4]</sup>

此书大小序，处处体现刘歆的思想，这个总序也是。

---

[1] 参看：周予同《经今古文学》，收入朱维铮编校《周予同经学史论》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10年，1—26页。

[2] 钱穆《刘向歆父子年谱》，收入《古史辨》，第四册，北平：朴社，1935年，101—249页。

[3] 杨宽《中国上古史导论》附录《刘歆冤词》，收入《古史辨》第七册上编，上海：开明书店，1947年，405—421页；饶宗颐、李均明《新莽简辑证》，台北：新文丰出版社，1995年，前言10—15页。

[4] 参看：余嘉锡《汉书艺文志索隐稿》选刊稿（序、六艺）下，彭林主编《中国经学》，桂林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第三辑，2008年，1—11页。